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一目錄

林旃

宋故安閑和尚端師墓誌

楊謝里

千巖摘藁序 寓公蕭德藻

雪巢小集序 林憲湖人寓台

山居記 爲沈作賓

與前盱眙葛寺丞啓

賀永守沈侍郎德和啓 德和名介

答湖州虞察院書

答袁起巖樞密書 起巖名説友

答沈子壽書

答葛寺丞書 鄭

劉國禮傳 禹公

少保左丞相贈少師鄒國余公墓誌 余端禮 程令

姜夔 見前

自述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一目錄終

閔元衢康侯參輯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韓千秋聖開增定

吏部侍郎倪思訪修至尊壽皇聖帝聖政特轉一官敕　陳傅良

敕昔者仲尼序書斷自二典以爲堯舜揖遜之美後世弗可及矣矧惟我家文作子述不待倦勤視相授受蓋覘帝者有光焉則聖政之作豈不足以匹休虞書哉具官某以浙東六藝之學發明心傳以同風三代之文揚

闡治效作宋一藝垂之無窮及此奏篇朕爲之序曰上
德展壽皇嘉焉藉使仲尼在宜如何表異之而有司以
故事第賞爰進一官此朕之所甚不愛也可

右丞相葛邲初拜贈三代封妻制　陳傅良

曾祖朝奉郎致仕贈太師謚清孝追封魏國公書思

封曾國公

敕朕覽周誥至命君牙爲大司徒實副冢宰是謂股肱
而推本乃祖世篤忠正之美益有感焉維今大臣相我
孝治經文緯武海内晏然則亦惟其先德之休足以燾

蔭可無忝崇以應經誼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躬行對於古人鄉譽高於月旦方其筮仕亦既有聞而以其親掛冠再調筦庫以此終身僅通閒籍法不應謚朝廷異焉易名清孝足以發明其人矣燕及曾孫爰司宰事則所以推本其美朕敢忘周道乎進封大邦莫如曲阜尚食其報永綏爾神可

曾祖母魏國夫人某氏贈冀國夫人

敕周之盛至於既醉極矣其卒章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周之肇

臣皆有士行之女以爲之妃使生子孫足以傳世葢天
意也具官某故曾祖母具位某氏作配君子行修於家
覃及曾孫迺生者哲考其世次亦足以知吾祖宗盛時
天意攸屬而豈一日之積一門之私哉假使當周之世
必從夫爵侑食五廟然則胙以大國秩之小君雖古未
行亦可以義起禮矣可

祖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致仕丹陽郡開國公贈太
師謚文康追封楚國公勝仲封齊國公

朕既本之六藝大啓士宇以宏賁葛氏之祧則嗣有

令聞逮事兩朝申錫名邦亦禮之稱具官某故祖具官
某服其家聲踐修累世濟以力學連由三科然而名滿
天下而位不過從班文字行於方來而身不究遠業惟
是一經之教被于聞孫蔚為名臣關我兩社則勛舫之
報可無異恩維此營丘太公舊宅是用即命以為新封
對我寵靈以昌爾祚可

祖母楚國夫人張氏贈夏國夫人

敕朕方廣念祖烈匹休於周假以溢我而收得賢之福
則所以尊大其家以答天貺豈顧有所愛哉具官某故

祖母具位某氏夙以懿行來嬪名家儀於前人以詔婦于亦既再世燁然有聞而未艾之祥施於今相詩不云乎蓺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種德彌遠歷年彌長豈必皆身親見之乎報本疇勞式至今日大邦美號以慰永懷非以為生盖禮之稱可

父朝議大夫致仕贈太師許國公立方封越國公

較王室百年之間公侯將相故家希不失者有以文墨論議綿及三葉是謂世臣固朕之所寵嘉矧于宗工尊為禰廟者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襟度粹然聲華藉甚

文未脫藁往往誦之一時英游莫敢輩行紹興之季歸爲從臣益其行藏皆可蹤跡用而不盡士論惜焉宜集善聲發於賢嗣凡所著見孰非典刑爰修舊封建邦於越以厚教忠之報以伸追遠之懷可

毋雍國夫人樊氏贈陳國夫人

敕爲吾股肱之臣則上自三世皆褒大之而況於其母乎御不及百兩養不及萬鍾也而無以慰滿其罔極之思亦何以責移忠之報哉具官某故毋具位某氏承休毓美發育自娠恩斯勤斯鞠我良弼雖及晏歲逮事舅

姑旦莫敬共至忘櫛頮是足以成其子之令德矣改號上國之封以世世配於禰廟而今而後庶幾吾大臣之不廢蓼莪也可

故妻蜀郡夫人沈氏贈成國夫人

敕夫人起家以致爵位夙人懼焉廼若克相夫子至於登庸嘗與之同憂憂矣而不同休顯此則又禮經之所𠷣嗟也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女德配於珩璜婦功著於蘋藻胡不偕老以須美成朕惟吾相祼於祔姑之室而副笄之服弗被翟茀之車弗乘也非有追寵何以慰

之乃闢新封以賁幽窔可

妻魯郡夫人王氏封信國夫人

敕永惟二南大夫勞於王事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者皆其家室也矧吾輔臣孤立一意佐佑乃辟是不曰警戒相成之助歟具官某妻具位某氏自繼元配德音不瑕既有芳馥遂昇祖妣亦有維佩施及朋侶佐我名臣迄登三事聞譽日廣績用日崇則與夫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遭世不淑動心忍性者可同年而語乎冠於命婦爲君夫人我有茂恩宜不汝吝可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廣陵郡
開國公食邑五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葛
邲明堂加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制

陳傅良

敕朕祈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無以接三才之
貺也駿奔在廟豈無辟公金玉爾音尚想故老具官某
歷事兩朝蔚為元輔蓋嘗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侍我烈
聖爰暨上皇執珪幣見上帝者屢矣肆予肇禋均佚就
閑相維穆穆於以永懷方周盛時微子以二王之後來

求助祭有客頌之孝武始建漢家之封有臣如太史談而以留滯周南不與從事爲恨朕雖不能比德於周邪視漢有光焉其因舊章增大食采非苟爲恩蓋示不遺之意可

虞儔知湖州制　　陳傅良

敕具官某以爾嘗入霜臺持玉節風績甚茂淹恤云久尚徒勞州組乎夫仁不異遠義不辭難迺眷霅之閒自昔樂土維年不逢民有菜色荒政十二朕靡所愛苟非其人是將焉寄此朕所以用汝也寓直延閣姑寵爾行

亟圖民庸以討來上可

朝奉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倪思薦舉不當降一官滿一期叙復朝散大夫制　　陳傅良

敕惟聽言信行雖高第不保其終身觀過知仁則寬爾宜諒其本意爰棄前咎俾復故官具官某蔚爲國華前在法從久居臺閣蓋習於推轂之風樂道縉紳亦恐有積薪之恨云胡吏議及此上聞適不知猾吏之爲而徒錄名臣之後或者愛博至於言私雖薄示以懲竟豈遽忘於善類思皇多士朕所以舍舊而圖新求備一人

爾毋為矯枉而過直可

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李彥穎登極恩轉光祿大夫制　陳傅良

敕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閔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公卿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歷事三朝蔚為元老夫致位丞弼方倚為相而不為苟同竟爾謝事昔蕭望之意輕丞相而位不過御史大夫以為身計則不工以為道計多見其可尚也肆予紹服久矣里居以卿忠諒則敬之之頌七月公劉之風雅能忘於心乎

爰因舊章序進厥秩亦示永懷以與樂告可

倪思知泉州制　　陳傅良

敕具官某朕觀周詩至於廷臣徂齊入謝爲之作誦勤勤勞苦然後知官人之道焉爾蚤以英聲穎脫時輩浸即膴仕蔚爲國華日者方懋征驂俄而去國顧乃願休祠館不就郡章以若所爲豈必待仕而後慊於心歟而朕自不能忘也維閩山樂土溫陵佳郡成爾素履姑惟遲次事簡賦寬可踐所學往其欽承益自明試可

朝散郎守司農少卿詹體仁除太常少卿制

陳傅良

敕具官某奉常惟禮樂是司而去古浸遠放逸尚多非得博物洽聞學有根據者未易輕畀也爾少明經術務爲有用探賾索隱恥一物之不知總節之久蓋已由郎省而貳大農矣召對雍容効忠無隱其爲朕典禮樂之事鐘鼓玉帛抑末也尚求其本而釐正之可

太中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建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袁說友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制

陳傅良

報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輿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某以軼羣之才有言有績藩下彈壓外戶不閉民曹之令郡國晏然廼若論恩義形於色賢勞忠瘁世莫得聞也肆相予祀克輯上儀增衍封腴第循故事方圓爾功嗣有顯擢可

跋吳興陳籛芝草圖　　陳傅良

頃桂陽廨中柱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以為祥掇視余益怳然嘆芝之不遭也明日故柎復出三葉紫

質黄緑見之奇甚余雖異之但令婦子輩謹視毋掇取適時色爛然不敗今覩陳君繪芝爲卷自內相李公宗伯倪公序且頌其所自來不虛得又追嘆曩所産芝之非特婦子不好事雖余亦不好事也世固有尤物要其名字出不出顧所遭何如人爾芝之嘗遭嘆武宣者如余安足道哉因題陳君卷後以自訟云

賀葛同知邲啓　　陳傅良

大號之敷元樞攸寄宗社於焉增重華夷之所具瞻某官天下達尊生民先覺才濟其美可謂故國之世臣行

歸於周不忘生平之久要至於善藏諸用自牧以謙本
其視韓魏欿然之資養其過孟賁遠矣之氣利惑而不
動位尊而彌恭與人同功則急所當先之義下士折節
有施於不報之仁蓋昔或以一長而過人而公迺兼衆
善以名世足以任重穆乎師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
儀圖於兵本況甘盤之爲舊學初無說命之三篇鄭侯
之爲宗臣亦藉商山之四皓未有早翊儲闈之正晚陪
神器之傳寵光獨隆載籍鮮儷必有非常之報稱又將
不次以登庸某久辱下交最蒙異顧附青雲而後顯慚

非士君子之倫藏尺牘以為榮徒有兒女曹之感

與湖南沈安撫樞啓　　陳傅良

大邦維屏眷言衡嶽之雄元老壯猶簡在甘泉之舊先聲所暨羣聽已孚連十國以相歡獨二天而尤幸非官居今大雅當代達尊風流蓋接於前聞績用莫詳於已試世方倚重儼然綺里之衣冠人忽為危闕盡翟公之賓客雖三已而何慍無一辭以自明上獨知心晚將共事況民膚之愈偉曾物望之誰如肅承東嘉梁壓閭而可數指麾鄂渚寂并竈以無譁爰進陟於西清尚來宣

於南服求之輿誦謂歸家之奚遲揆以比年宜召還之相繼蓋有定論豈曰遐征某甚矣面墻於焉秉障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或束拘儒之見徒勤無補將敗是求豈期末路之難適有萬間之庇顧惟列郡共瞻周使之光華孰與諸生聳近膂族之色笑其為欣抃實倍等倫

祭芮祭酒文　陳傅良

嗚呼欲從先生游十年於茲蓋亦數相遭卒幸相親也而受教不少延何哉天耶人耶前年寓會稽會先生為

部使者有來言先生將就顧汝其愧焉尋如毗陵弗敢見明年東還先生適長太學是秋將攷試增置生員又以嫌弗敢見旣幸備數諸生先生孳孳焉望其來也比至相待如賓交甚者從二子辱臨拜又命史持立無答拜爲是懼也又逾月弗敢告而去嗚呼誰謂先生歟而遽止此也夫苟謂遽止此也其寓會稽必無以愧自違也其還毗陵必無以嫌自拘也況爲諸生宜旦夕左右侍而又何忍以過相待一頃舍去夫以位望之殊也法守之察也世俗之莫已諒也顧小而失大其亦謂之人

耶雖然自知求師友所得於天下纔數人耳去年哭劉[illegible]固今年哭祭酒彼壽考者何限胡爲於我師友頻歲而忽焉亡耶且賢者縱不得大用獨不可留恨遺吾黨耶且其也固無多求於世無乃亦不獲成就其私志考德而開業耶今夫泯相與類有幸不至缺絕也是謂天耶非耶嗚呼一忤權臣白首漳鄉公論既開時謂[illegible]宜何位不過卿死無歸居豈惟門人有淚如雨

宋資政殿大學士贈特進陳公墓誌銘

張嵲

氏本居京兆亡其世系所出後遷眉之靑神至太常少卿贈太子太保諱希亮始以進士起家官仁祖時位雖不大通顯而受知人主知名當世號鉅人長者太保生恂爲奉議郎贈太子太傅太傅生忭爲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師皆世其業蓄德不施鍾慶於後太師元配馬氏贈蘄春郡夫人次妃張氏贈博平郡夫人太傅鄧國文懿公之孫也公諱與義字去非自其大王父歷官中朝始又遷洛故今爲洛人公資卓偉自爲兒童時已能作文辭致名譽流輩歛袵莫敢與伉矣登政和三年上

舍甲科授文林郎開德府教授除辟雍錄丁內艱服除
爲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司勳員外郎權符寶郎謫監陳
留酒始公爲學官居館下辭章一出名動京師諸貴要
人爭客之時宰相橫甚彊欲知公不且得禍公爲其薦
逆旅相敗用是得罪既王室始騷丁外艱辟地襄漢轉
徙湖湘間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以紹興元年
夏至行在所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天下以
爲稱職拜吏部侍郎以病辭劇改禮部尋閑以徽猷閣
直學士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駮議詳雅又以病告爲顯

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適不樂公者復用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故事侍郎給事始賜金帶至是更服中書舍人服以朔且以狀言有詔不許旣謝上諭曰朕嘗自以卿爲內相九月駕幸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明年正月爲叅知政事三月從幸建康是歲紹興七年也明年扈蹕還臨安以病請去凡五請而後許以資政殿大學士特轉太中大夫知湖州陛辭上勞問甚渥且云姑遂雅志行復用卿矣於是公疾益侵遂請閑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是年冬疾大甚十

一月某甲子薨于烏墩之精舍年四十九訃聞詔贈特
進令有司給塟事以某年月日塟湖州歸安縣廣德鄉
二十五都上強里巖山公清愼靖一與人語惟恐傷之
遇有可否必微示端倪終不正言極議然容狀儼恪不
妄言笑世皆知其以文字擅聲當世而其謀略識慮自
過絶於人叅大政日淺毎引用道德以輔朝廷之缺設
張施置務於尊主威而振綱紀調[illegible]補[illegible]甚衆平居與
人接謙下甚然內則不可犯初上流大將頊領已成宰
相不善是欲去之而不果會其來朝見公頗自矜大公

正色謂曰藉使無若輩朝廷豈乏使耶將色沮不敢復出一語公立朝無所附麗前後官遷一出於上上遇公甚厚而公益畏慎其爲吏部侍郎實司左選會有武弁與吏部私鬭不樂公者欲因是中之事聞他日公對但具左選之在部者名數上之終不自辨喜薦達後輩有一善必極口稱借或抑已善以奬之其薦人於上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此慕向惟上益知公忠順故倚以大用而公不幸蚤世有識之士爲斯文惜焉公尤邃於詩體物寓興清粹超特紆餘閎肆高舉横厲上下陶謝韋柳

之間公之外王父鄧公之季子也自號存誠子善行草書高視一世其書過淸世俗莫知初公規模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姿態橫出片紙數字得之者咸藏去之公娶周氏某官某之女某郡夫人男曰洪某官公之母與嵲同六世祖視之爲叔祖姑頃公寓居漢上嵲從公遊質問詩文利病其後仕學公頗有力不專爲親也旣葬公若干年洪謂嵲曰先公之墓木長矣而銘文未立使德善功烈不白著於後奈何願以銘屬子旣辭謝不得則爲取其系世行事而論次之以爲之銘其辭曰

陳氏之先屬呂青神本自秦徙世系莫存泰常起家家始以大官非甚達顯融於代歷官在東更宅於洛父子傳師相繼有作蓄德固本以厚厥再是生哲人為世表儀以文擅聲以德致位考其始終無所慚愧持身清慎體不勝衣摧折悍剛不借色詞薦士於朝退不出口一時慕向士衆奔走歷官間政惟上是擢毗輔王猷號令允鑠來軫方遒未晡而稅云亡之傷實深其類位雖不窮維德有耀勒銘墓碑來世是詔

盱眙第一山題名（缺）

吳興許彥處中龍潭曾敗宗中崇寧甲申十月庚午流
觴

閩中張嗣古長樂陳煥將命修聘同吳興施宿登第一
山嘉泰甲子孟秋甲申

清源陳樸臨淮周虎嘉泰癸亥秋九月將命逆客漕使
具茨王琴都梁守吳興施宿拉登翠屏

汝郡孟[illegible]良父錢塘吳衜子公奉命肅客此來部使者
晉川葉鏃叔[illegible]郡太守臨邛常褚叔慶相拉來遊題名
于石開禧改元十月二十八日

會稽志序

陸游

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千歲而我高宗皇帝御龍舟橫江應天順動復禹之迹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羣盜削平強虜退遁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爲府冠以紀元大駕旣西幸而府遂爲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首地望蓋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領浙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者不可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攢殿相望於鬱葱佳氣中朝謁之使艫銜轂擊中原未清

今天下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荆揚梁益潭廣皆莫敢望也則山川圖牒宜其廣載備書顧未暇及者縣數十年大卿沈公作賓待制趙公不迹繼爲守皆慨然以爲已任乃與通判軍事施君宿郡士馮景中等上參禹貢下考太史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道釋之書稗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恍惚之說秦漢晉唐以降金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于文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是雖本之圖經圖經出於先朝非前郡所可附益

乃用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爲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之而屬某爲之序

施司諫註東坡詩序

陸游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詩商周之詩皆以列於經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註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概不爲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

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為之説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遥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為解至能曰東坡竄黄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

坡葢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
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
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人相得
政葢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
領宮祠此句葢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
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
見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歎黃師
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
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

離矣後二十五六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雅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托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陰老民陸某序

湖州常照院記

陸游

昔在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龍興河朔克濟大業祀宋配天三十有六年涵養生

岡其數無量遺弓故劒羣臣皆嘗追慕泣思所以報在
天之靈至千萬世無怠無斁而况山林外臣以道藝供
奉仗內嘗被異禮厚賜者乎鎮江府延慶寺僧范隆以
異材勝學高操絕藝自結上知不由先容得對內殿先
是隆師固已結廬於湖州菁山號無住精舍一時名士
如葉左丞夢得葛待制勝仲汪內翰藻陳參政與義皆
爲賦詩勒銘傳於天下矣至是詔賜菴居於萬松嶺金
地山江濤湖光映帶凡席壽藤老木岑蔚夭矯隆師方
力辭願歸故巢既至悅其地且後上賜幡然願留久之

示化上爲悵然不懌賜金歸葬故山及孝宗皇帝嗣位
又命創常照院於無住故址以隆師弟子上首至叶嗣
其事賜田以贍其徒又命充丁亥丁未本命道場以祈
兩殿之福高宗皇帝御德壽宮賜御書寂而常照照而
常寂八字以示名院本指且賜天申金剛無量壽閣扁
牓及紫檀刻佛號如來閣牓悉御書也又一再賜萬機
暇日所臨晉王羲之帖二十二紙唐陸柬之蘭亭詩一
卷及米芾史略帖一卷題團扇二柄又賜白金助建立
於是院悉崇成有釋迦文殊普賢十二阿羅漢殿左則

觀音大士道場右則法輪藏室食息有堂鐘經有樓熏浴炊爨備積各有其所揵椎鼓鐘器亦備足至於遊息臨眺禮藝疏爨莫不極思致區處之妙而西巖尤爲勝絕曠快之地叶師以老疾請罷院事屏居西巖今皇帝詔從之且命改院爲禪院專以仰薦高宗神遊[illegible]世擇其徒有道行者嗣住持事而本澄首被是選實嘉泰四年甲子歲之四月也叶師乃來告曰願有述焉某實紹興朝士歷事四朝三備史官名列策府諸儒之右則與隆師及其子孫雖道俗迹異而被遇則同今叶澄父子

晨香夜燈梵唄禪定雖世外枯槁亦有以申其圖報萬一之意其則不然飽食而安居日復一日飾巾待終而已視叶澄豈不有媿哉故遂秉筆而不敢辭上以紀三朝眷遇山林學道者之盛德下以識其媿云開禧三年一月壬子謹記

沈子壽母夫人哀詞　　陸　游

於虖人孰無母母孰無子母以壽終子克終養亦可紓無窮之悲矣維吾子壽自初遭艱晝夜號泣匪淚伊血毓乎莫支陞堂弔祭者不忍聞其聲得書赴告者不忍

既其辭于壽恭曰不孝孤少罹閔凶父喪母嫠無壟可耕母子相依及遊太學母客京師冬兮母寒晝兮母饑饑無一囊之粟寒無一襲之衣不孝孤雖食於學官羨餘在前歎息而靡撫所讀書而與之誓曰編絕則輯字漏則補寧死於書傍不敢畏難苟止以負吾母之慈如是十年幸賜第於太常歸而拜母相持以泣淚盡目婁母前予後告於先墓庶幾吾父聞之而覺其九泉之思也於虖此子壽之既言而其未言者蓋可推矣奉身以道義發身以詩書文章傳於不朽節行全而無虧士患

無忘不患無位去患無才不患無恃子壽之志所以事親者葢其所以事君子壽之才顧猶屈而未施親則日遠時節奉祀如將見之一言一行足以顯揚吾親者苟有意忽是以吾親爲殁而亡知也子壽之令名與天壤罔弊則親實與焉刻誄千字置守萬家葢不足進於斯也子壽之存於胷中而未言者予得陳之非獨慰子壽葢以爲天下孝子之詔哀哉

跋二賢像　陸游

右孟貞曜歐陽學吏二像皆唐人筆墨北湖者吳則禮

于傳也無悔者劉燾無言也最後實其先君會稽公茶山先生曾文清公書萬里羇旅不自意全撫卷流涕乾道九年九月既望刻石置漢嘉月榭上山陰陸某識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陸　游

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及斥歸欲乃一黃犢代步其費二萬有畸作欄畜童又在此外遂一笑而止徒有此生猶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陸某識

跋孟浩然詩集　　陸游

浩然集有示孟郊詩浩然開元天寶間人無與郊相從之理豈其人偶與東野同姓名耶

跋蘭亭序　　陸游

觀蘭亭當如禪宗勘辨入門便了若待渠開口堪作麽識者一開卷已見精粗或者追求點畫參以耳鑑瞞俗人則可但恐王內史不可爾余平生見佳本亦多然如武子所藏不過三四真可寶也慶元庚申重九日笠澤陸某識（武子即施武子也）

跋東坡祭陳令舉文

陸游

東坡前後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賢良陳公辭指最哀讀之使人感歎流涕其言天人予奪之際雖若出憤激然士抱奇材絕識沉壓擯廢不得少出一二則其肝心凝爲金石精氣去爲神明亦烏足恠彼憒憒者固不知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澤陸某謹書

宋故安閑和尚端師墓誌

林旃

吳山解空院端師子七世孫師皎因住衛揚隨侃以其情來告曰吾祖崇寧三年圓寂塟金殿之後疇昔師於

是山大開法席廣來十方海衆師與此山俱名播於天下旣殁梵唄香燈不絕如綫士大夫與吾徒又來瞻敬之徘徊上下嘆佛法不振善陰陽宅相者以爲師之宅兆固吉其所以弗昌厥後向背不應古法耳相率聞於縣請更之道人施皓願出力築亭於其前仍祖菴舊榜曰歸雲香火嚴奉之先是文慧親承師授六十年後開視吾冢至期諸徒相顧曰敢幸因此時毋墜我祖師之命乃以庚戌之望二十有一日鳩工剷土遠近奔赴觀者如堵甎隙不動陶器儼然發視其中了無一物四衆

離難狀爲希有相與悲感流溺曰是不可不記也如來
住世演說四大六塵中外假合如幻師結兎巾解兎網
破一切我執又說六度萬行爲巳爲人如鏡照像像滅
鏡空破一切法執端公禪師蚤年艉師子戲悟三昧胡
言漢語正提倒擲風驅電掃不可致詰奇奇怪怪剎那
萬狀有心總被欺瞞有眼盡遭愚弄幻身旣沒幻法常
存億萬刼灰變滅生謂之散聖死謂之尸解如此忖度
幻法愈熾臨濟疑著普化大慧直贊金毛横磨疑則不
疑未免重申賛歎偈曰鏡中師子分明是瞬目揚眉死

不休千古無人知此意一聲漁唱月明秋

千巖摘藁序　楊萬里

士饑乎學而不瘠胃腹之饑肥乎德而不救妻子之瘠茲謂貧列禦寇黔婁是也才經天下而一身之不達名垂後世而當時之不逢茲謂窮仲舒渴行是也人孰無耦巳則鰥居人孰無承巳則哭兒茲謂災子夏莊周是也吾身之可樂也非吾身之可樂也身安之可樂也一日不安則是身者吾之憂也豈惟吾之憂也抑亦吾之仇茲謂疾冉伯牛左丘明是也今使惡人之憎夫人也

憫之矣不必窮之可也窮之矣不必貧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不必災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又災之矣不必疾之亦可矣有併舉其四不必而集之於一身借曰其人之惡其忍懵夫人而厲之至此極乎人且不忍也天其忍乎吾友蕭東夫余初識之於零陵一語意合即襆被徙其館與之對床時天暑東夫詰朝欲登行五鼓東夫先起吹燈明滅搔首若有營者余亦起視之蓋東夫作詩一章以贈余別也余即和以答賦東夫喜曰定交如定婚吾與子各藏去一紙自是別去各不相聞

若干有六年淳熙丁酉余出守毗陵東夫丞龍川相遇旅[illegible]僚之西郊一揖而別後二年余移廣東常平使者東夫官滿歸訪余於南溪之敝廬自是吾二人者不再見至今頃廣西提典刑獄嘗闕員丞相王公問余孰可余以東夫對丞相驚曰子亦知東夫乎吾深知之何俟子言子不知乎東夫病矣嘗使守峽州不能行葢東夫既不達又貧又疾又喪其妻若子今惟一子與諸孫在耳此愍人之憎東夫者不忍舉前之所謂四不必者而併之東夫之一身者也天其忍乎人不忍而天忍為忍

其一復忍其三吾知天之必不然也必不然而然焉吾何以知其忍不忍然不然哉雖然東夫以蓋代之氣經世之才驚人之詩窒其二亨其一安知夫天之不私東夫乎專其私尤其忍夫其忍乎余至毗陵之一月呼中男次公而告之曰東夫可念亟遣騎以書候之東夫答余書其辭充然自得其意怡然自樂寄書一編曰千巖摘藁屬余序之若未嘗窮且貧且失疾者余媿謂次公曰東夫甚樂而不憂余淺之爲丈夫也余何足以知東夫哉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

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

紹熙辛亥九月七日友生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謹序

雪巢小集序

楊萬里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之論也然至如桃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花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逸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憂其窮至謂豈發造

化之祕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旣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余嘗摘此語以言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祕而逢天之所惡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取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饑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雖欲如郊島之饑死寒

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
憐涯餗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魯直貶死宜
州少游貶死滕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爲宰相貴震天下
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
幸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
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
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
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
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

甚於郊島黃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
涯倈王蔡同其達而子爲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
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同犯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
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旣與詩人同爲橫民又欲不與
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賀之曰子旣無遺力以取所靳
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爲君惜
延之爲過也余舉延之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欲專
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奉悔以不辭造物之
橫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爲余問之

山居記

楊萬里

山居者待制侍郎雪川沈公賓王之居也賓王之居不於其山於其郛而曰山居者癖於愛山也人各有癖武子癖於馬賓王癖於山郛居而名以山居以見愛山之意然適而非山也賓王胸次灑落如風櫺月牖韻致清曠如雪山氷壑身居金馬玉堂之近而有雲嶠登臨之想職在獻納論思之地而有灞橋吟哦之色家本道場何山之麓也而世居吳興之郛非其好也爰即其居小築一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之而笑者曰君子之宅

有二有晏子之宅有庾信之宅庾於林晏於市也今子之宅晏也非庾也而曰山居噫甚矣子之愛山也抑亦居則有矣烏覩所謂崑崙哉問其戶外則康衢之埃也那得青壁之倚天問其墻東則唐肆之區也那得千巖之秋氣問其極目則黃公之壚也那得飛泉之漱玉昔羊叔子有鶴嘗矜其能舞一日客至求觀公爲出之竟氃氋而不能舞今子之山居將無類叔子之鶴乎賓王笑曰子知笑吾之無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子之有目而無目也吾嘗仕於江西章貢之憲幕矣又嘗守天台矣

又嘗守會稽矣羣浪玉虹卅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巖萬壑至今磊磊皆在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惟石相重松竹相友泉流相輝其巉然者非崆峒天台乎其森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泠然者非瀑布簾泉乎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子目無山吾居未嘗無山開禧乙丑六月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

與前盱眙萬寺丞啓　　楊萬里

題慈恩之雁塔初記同年過荆溪之鷁舟再分一日慨雲散之滋久喜霧披之此逢恭惟宮使判府寺丞氣蓋

諸公名高當世尊主庇民之學素蘊胷中經天緯地之文不專紙上登攉東堂之桂騰輝南斗之星從鳴弦治行之最高膺賜環嚴召而入覲彌正外府吏無遁情制除爲丞國乃既富一麾出守千騎東方賢於七百里之長城自當十萬兵之𨓍塞暫此珍臺之少甜即看廣厦之論思某十載違離寸心鑒寐不意凋年之遲暮得親盛德之高明其爲驩欣未究宣寫

賀永守沈侍郎德和啓　　楊萬里

湖山悠遠何至煩天子之從臣水石驩迎今乃得主盟

之詞伯惟雅度兩忘於出處而爲邦一視於邇遐斯民
承師旅饑饉之餘適求必堪明公挾經濟惠康之具迄
可小施恭惟其官所養要以佐時其文出於餘力兩科
之名若日月不以自多壯歲而身致雲霄蓋非所欲綸
省發帝之令天官除吏之精盤誥四方衡尺諸彥是皆
儁甚孰不聳然況當舉朝阿合之秋莫悟黠虜包藏之
計一賢孤憤九拜極言犯忌諱以直前旁觀喪膽吐忠
嘉而徑去曾不顧身一日權漢廷之公卿群凶懾汲黯
之節義雖言本憂國豈賴得鯁亮之聲然士仰嚮方遂

尹先名節之學其於扶世厥有大功正恐未[illegible]宣之間又將見[illegible]之拜某恩而好古拙以居今俗物茫茫若為道合此心炯炯端向誰開欲符竹之肇分撫庭松而獨喜亦豈有敲金擊石之技以侯春知庶幾作集鳥跳魚之詩載歌尤異

答湖州虞察院書 壽老　　楊萬里

某伏以蘭禊已過春事趨芸恭惟判府直閣察院分陝倸蓬天棐忠正台候動止萬福某臥病空山庇焉知免未占參侍願言金玉厥躬判白之微持紫之擢不夙則

替其伏自壬子之秋謝病西歸卽反關荆扉掃軌世路
遂決終焉之計姓名不出州閭書問不至通貫有如門
下同朝知已之舊詩社論文之契亦復作疎非意也勢
也所謂高誼絕風不遠千里特走一介天落雲錦霞發
備牘以訪問其死生噓呵其寒冷此事今無古或聞也
新詩一編披讀未了恍如墜氷飛起栗竪寒毛不足以
諭淸警甚荷台座經濟之學麗雅之文孤介之節曾未
能[illegible]之一二考功左馮抑末矣卽從上雍遂嘗問社
老生擊壤於耕桑壠畮之間受賜多矣益日望之

答袁起巖樞密書　　楊萬里

某伏以卽辰歲事聿暮天意欲雪恭惟樞密相公端明殿明廊廟柄執[illegible]華戎聳瞻天人藍護鈞候動止萬福某恭審膺受書贊登崇幾廷武人其昌善類載穆恭惟驩慶某於今月十九日得女婿恭寧原丞經送到樞密八月一日所賜報章再拜披讀五色芒寒紙長連連筆飛翩翩反復百折卷舒三過語如對面情如家書峻極之位彌高而勞謙之詞彌卑雲泥之勢愈疎而金石之誼愈親至於含己之衮衣繡裳見其黃帽青鞋而羡

之舍巳之纍茵列鼎見其木茹雪潔而愛之舍巳之緯
乾坤扶日月見其耕莘看釣滄浪而慕之追記雪屋之
說詩歷陳雲牕之聯句若欲徃從之而不可得者而又
筒以州西之雅歌俾擊缶者得聞金鐘玉磬之聲盍句
句錦江之春字字雪山之氷也贈以四端之縑素俾編
袍者一識萬草千花之絖戀戀范叔之袍依依退之之
衣也此古名相臣公所以爲布衣之交存嚶鳴之音盛
德事也千載絕響一徃不返豈謂今日乃忽有之何其
幸也今日有此事吾身見此事何其又幸也吾身見此

事吾身蒙此會何其又幸也棄官十一年挂冠亦三年偶未死耳一日而逢三幸焉且死不朽矣陳丞竟蒙銓曹通理此恩不自樞密而奚自耶懷之感之有藝極哉病身柴立焚棄筆硯不知年矣所謂四六復漫不記矣且慶戩賀啓至門下者當齊熊耳矣樞密少此哉敬哦五字詩三章章八句以代啓事之陳賀且謝寄詩贈衣之嘉願言金玉厥躬柱石吾道即正上台之躔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答沈子壽書　　楊萬里

某拜子壽史君寺丞詩弟郎日冬初恭惟台候動止萬福某頃在金陵聞子壽宅太夫人之憂嘗走一騎進唁辭念喪不二事書中欲他及忍宅及乎此心愀然之所釋然也未幾某以臂痛謝病免歸如病鶴出籠蹇兎求林此意此味告之野人野人笑而不答告之此心此心受而不辭自此惟山不深林不密之爲恨山深而林密矣何恨哉猶有恨者不蚤焉耳蚤非所恨也自此幽屏遠於世絕上之不敢以無用之姓名入於修門下之不敢以無[illegible]之書問至於通貴惟是平生方外之交一世

诗文之友遺於心而不去去於心而復來此一事獨擾擾焉於吾心萬事俱遺一事猶在雖與世絕有未絕者是亦心之一病也臂病無藥可療心又病焉何藥可療哉一身一有病不幸也今吾一身而二病焉幸乎不幸乎抑又有幸者遺之而不去也去之而復來也如吾子壽也念之而不可見也問之而不能往也不以其遠乎哉不以其病乎哉以予之病且遠念子壽而不可見問子壽而不能往是又大不幸者而曰幸云者相濕以濕相濡以沫相忘於江湖三者孰愈乎故曰抑又幸焉不

然能詩如子壽能文如子壽與人交不以燥濕凉燠兩其心如子壽此而可疏孰不可疏有風北來吹墮好音知故人之不我忘如我之不故人忘也大集新詩一篇三過也不惟三過也文將百過焉使予駭然立躍然起曰是非復吳下之阿蒙大篇若春江之狀風濤也短章若秋水之落芙蕖也歐公云老夫常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今則不然雖欲避路子壽已斷吾路矣雖欲不放出頭子壽已嶄然其頭矣勍敵如此尚何言哉九江山水國也天錫詩人賜之大江爲之旨酒兕觥賜之廬山爲

之遊豆大房賜之庚樓風月陶徑松菊爲之毛侶成羨雕於傷而飽於過是吾憂也詩於貧而何於賤豈吾所憂哉側聞前芽未至慈佩未艷而水石驪迎鷗鷺候門矣吾不以爲子壽賀而以爲江山賀也他日得何肯我許乎有渝此言明神尼之便隊其詩册入杜城一笑某刻無知識妄意學道愛人之事謀墮在一世爭奪之場命幸天脫謝家青山已决終焉之志青鞋布襪從此始矣子壽方爲將用而顧欲與吾游子壽利乎哉若曰非利之謂也然而未敢求絕乎爾則亦未敢求絕乎爾惟強飯自愛永爲風月

之主人惟此之望世俗暄凉頌禱之辭知子壽必不欠
此如欠此此其問諸水濱

答葛寺丞書　鄭　　楊萬里

某一昨謝病免歸偃臥空山泉石之與曹猿鶴之爲使
已與世絶惟恐姓名之落人間聲光之墮塵中也有如
年丈以四海九州同年之契三年江上從游之樂風亭
月觀尊酒論文之友亦復影響昧昧久不通字脚非疎
也顯晦之勢雖欲不異獨得而不異乎郡中[illegible]棨之檣
幽歸長年三老劉其姓明其名者闖然剝啄刺[illegible]持雙

經挈秉壺及八座云我葛同年之寄遠也端拜函書披讀牋辭裂下錦機鏘鳴瓊琚奇恠闘進應接不暇煙霞爲我離喜松竹爲我鼓舞便如揖絕俗出塵之標聆登峰造極之論相羊乎賞心白鷺之間覽觀乎三山二水之外也顧獨有可恠者一紙情話吾人事也雙緘世俗之禮豈吾人事哉若曰施之於所尊則我與公非同等乎若曰施之於所敬則公於我非謬敬乎深源所謂咄咄恠事不於此乎在復於何在乎久不奉 此價當爲我抵掌絕倒也老來心中不挂一事獨有一苦事

非孤斟而無佳客乎孰使吾悵惘而無聊者非有山珍
而無海奇乎呼酒未至愀然不怡酒既至愈愀然不怡
豈酒使我至此使我至此者前之二無也今開秉壺則糟丘之郭
崇不介紹而至啓八年則東海之鯨魚不波濤而來是
夕爲公持以左手洗以苦酒邀歡伯酌大白忽乎不知
烏紗之落與否玉山之頹與否也而況太白之死與未
死伯倫之埋與不埋哉吾之苦事不覺脫然去吾心也
非公賜而誰賜也來書云其方味道腴而乃以滋味爲
苛則陋矣其敢有問年丈謂道烏在道在瓦礫道在坑

否獨不在糟蟹鯨鮓乎道不在糟蟹道不在鯨鮓是爲道乎是爲非道乎併供太子之一笑新除名城未足多賀年丈既以爲其謝其獨得不以爲年丈賀乎小啓別紙呈似不請益併求匠石之斲其蠅翼也傳檐茶七十銙萬安產也里之土以見饟者矜之以爲不減雙井日鑄也及章貢雪糖八角併以書匪報也其待盡山林而公方登用合併渺無前期願言爲斯文珍重其臂痛不能親札敬占兒輩代書皇恐不宣

劉國禮傳　　楊萬里

余故人劉珖字國禮武臣也始余爲永州零陵丞國禮監戶部贍軍酒庫居相近情相好也及余在朝列國禮調歸安府　寨官居閑無以自食家於湖州新市一日來謁予求薦於當塗士大夫予無以塞也獨念湖州太守薛士龍名季宣者與余厚因以書薦之謂國禮之才於劇繁無所不可爲薛信焉任焉遂知焉薛侯既死國禮無所於歸久之歸安官期既至國禮之官適與余並余毋言及薛侯國禮未嘗不泣也夫世之相與利焉而已矣曰義焉者非性焉則學非學焉則勉國禮武夫

未嘗學也其切歟貌可假泣不可切也其性歟吾不知之矣並居一年余以守臨漳去不能爲國禮留也余行國禮追送余於龍山白塔寺載酒勞余下及僮僕嘗世之賢人君子與余爲道義之交者何數也彼獨曰利之云乎至是前日所謂道義之交者漠然矣而國禮獨如此何也及其别國禮又泣謂其泣僞乎施之余則可施之薛侯亦僞乎哉後三年余守常州與國禮所居新市不遠欲問其消息未能也余子壽仁試南宮問之故居之鄰鄭蘊者則曰嘻國禮死矣問其家則曰其妻執節

而不嫁顧嘗讋屢於門以長育其長男永哥者今居某

市集舍也不惟其妻不嫁也其妾六人者皆不嫁也壽

仁既歸爲余言國禮事余於是泣且歎曰國禮家事余

知之其妻江故倡也永哥者永某氏子也國禮夫婦育

之以爲巳子而所謂六妾者江氏馭之極慘今國禮死

其妻若子若妾宜其散而莫之聯也則聯而莫散也不

亦懿乎大抵人之情聞倡之名則掩鼻焉閒非巳之子

則異心焉聞其主毋馭其妾不以人理則怒髮焉使是

三人者而居焉而無主翁以綱之焉欲其不渙然離也

難哉而國禮之死其家妻子若妾乃能相恩相維甚於國禮之未死而敬不可敬也今士大夫往往朝死而其妻夕去之矣有不愧於國禮之妻者乎不惟有愧於國禮之妻也有不愧於國禮之妾者乎不惟士大夫之妻而已也士大夫立人之朝食人之禄社稷之臣曰吾死社稷封疆之臣曰吾死封疆及一旦有急有不愧於國禮之妻者乎不惟有愧於國禮之妻也有不愧於國禮之妾者乎余既以告壽齊因私書之不使其不傳焉

少保左丞相贈少師郇國余公墓志節文

楊萬里

公之宰烏程也邑之政舊聽於巨室一揺手輙逐去公曰去等耳以得罪細民去寧得罪巨室去銛箭日數百紙決事風生事棼如蝟庭寂如水鼠輩落膽驚行股弁有倉估抵罪吏不敢逮公命面縛以來其人揚揚公曰是必有挾言未竟吏持一文書至乃本部祥刑使者張宗元書公不啓視竟置之法湖之六邑病於日筭之征湖之丁絹錢率三民出一縑自大觀始歲爲匹者六萬九千一百有奇不輸絹而輸其估其初一絹之估爲錢者千其

後爲千錢者五公以民病告於太守鄭夔請以上聞令七城出一緡郭內三邑以錢爲緡郭外四邑以緡爲緡夔即以聞且令公詣中書面陳便宜丞相虞公允文嘉歎即言於孝宗蠲緡錢六萬公歸邑父老萬數郊迎感喜上恩罔不呼舞部使者及太守列其治最

自述

姜夔

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常受其知矣內翰梁公於某爲鄉曲愛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文使坐

上爲之因擊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爲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爲於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爲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謂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文又愛其深於禮樂丞相宋公不特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翬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

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咸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則則有所賞激者差乎四海之内知已者不爲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窶困無聊之地者獨所依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同念平甫念其困躓場屋至於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者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爲懷平甫既殁稚子甚幼入其門則必爲之

悽然終日獨坐逡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垂絕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既無主人矣其能久乎